

烽火戏诸侯 著
FENGHUO
XIZHOU
WORKS

雪中悍刀行

XUEZHONG
HANDAOXING

4 孤身行北莽

妖刀 烽火戏诸侯 鬼斧神工
开创奇幻武侠新世界!

乘鹤飞升的大姐，
腰挎木剑立志要做天下第一人的店小二，
年啖心肝一百副，甲子可做长生人的第十魔头……

魔窟草包世子横空逆袭，一刀将江湖捅了个透!

[奇异人物，奇幻场景，颠覆传统，荡气回肠！
组成不一样的鲜活历史，不一样的瑰丽江湖！]

首部完美收官之作，绝对珍藏!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烽火诸侯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中悍刀行. 4, 孤身行北莽 / 烽火戏诸侯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99-6937-4

I. ①雪… II. ①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2321号

书 名 雪中悍刀行4孤身行北莽
作 者 烽火戏诸侯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 梁 朕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风染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937-4
定 价 28.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武帝城神仙斗法，莲花峰红衣羽化 / 1

“贫道立誓，愿为天地正道再修三百年！”

“只求天地开一线，让徐脂虎飞升！”

第二章 叹陵江剑破千甲，笑广陵尽挂凉刀 / 27

徐凤年笑问广陵王赵毅：“本世子若是身死，徐骠就要教你广陵满城尽悬北凉刀，信否？”

第三章 女侠押镖走北莽，书生携刀赴边关 / 59

孩子满眼遮不住的雀跃惊喜，双手抱住其实并不沉重的春雷刀。

好似这样简简单单，就拥住了江湖。

第四章 鱼龙帮涉险过关，徐凤年小试牛刀 / 84

皇甫桯重重磕头，如此一个历经荣辱、心狠手辣的枭雄，在这一刻发自肺腑地泣不成声：“皇甫桯今日起，愿为世子殿下赴死！”

第五章 出关后再生波澜，徐凤年金刚初显 / 122

情，心上青梅。年老仍记年少涩。

第六章 庙堂江湖方外地，俱是难得真性情 / 150

天地之大，容小僧只在这北凉城前方寸地，为李子竖起一道墓碑。

第七章 武学宝典惹争抢，雁回关内风波荡 / 169

寡人最见不得美人白头，英雄迟暮。徐骁一日不死，寡人一日不愿举兵南下，绝不让徐骁一世英名晚节不保！

第八章 弱娇娘人魔难辨，登徒子福祸不断 / 199

记得徐骁说过，年轻时候第一次遇到媳妇，就被打了个半死不活。

第九章 战留城世子袭杀，归离阳鱼龙收官 / 229

你想要江湖，我便给你一个；你想要江山，我就给你一座。而我呢，就想要个儿子，你给不给？

第十章 风年单骑再入莽，魔头狼戾蛇吞象 / 250

老子偷学了一剑，可叫仙人跪。你他娘的跪不跪？



第一章

武帝城神仙斗法，
莲花峰红衣羽化

「贫道立誓，愿为天地正道再修三百年！」

「只求天地开一线，让徐脂虎飞升！」

世子殿下一行人火速离开武帝城后，身份古怪的小虫子掐指一算，脸色惨白，冷不丁跳下马，在道路上打滚撒泼，眼泪鼻涕一大把，那撕心裂肺的可怜模样，看着给人感觉就像是他那马背上的采花贼老爹被正道人士给宰了似的。徐凤年已经从青鸟嘴里得知有关城内邓太阿飞剑杀人的神通，以及桃花剑神与小虫子的交谈，依稀猜出这“孩子”的荒诞背景。小屁孩翻滚得满身尘土，最后又腰站在道路中央，面对西南方向，抹去鼻涕泪花，破口大骂道：“他娘的洪洗象这王八蛋做事不地道，你跟咱们龙虎山较劲做啥，不就当年天府府没让你喜欢的女子上山烧香吗，后辈打闹，你这修道几辈子的老家伙赌气什么？别他娘的以为你是吕老祖，贫道就不敢说话啊，当然，贫道是在与你讲道理，千万别找我打架！九朵气运莲花啊，九朵啊！贫道就那么点家底，都给你老人家折腾没了，贫道勤俭持家了一辈子，容易吗？容易吗？！”

说到最后，一口一个“贫道”的小孩就抽泣哽咽起来，小肩膀颤颤耸动，当真是闻者落泪见者伤心。徐凤年一脸幸灾乐祸，遥遥看了眼人头攒动的东海，就当是苦中作乐了。他策马来到龙宇轩身边，笑问道：“不安慰下你儿子？”

无地自容的龙宇轩手足无措，脸部抽搐，满头冷汗，还儿子什么啊，能被新剑神尊称老神仙的瓜娃子，让他认爷爷都占天大便宜了。

关键是那小孩要死不死这会儿转头朝龙宇轩喊了一声“爹”，龙宇轩泥菩萨也有火气，立马回了一句，“老祖宗，别玩小的了，我喊你亲祖宗行不？”

小虫子白眼道：“喊你‘爹’你就是爹了？那我去京城喊皇帝‘孙子’，他就真是我孙子了？瞧你这点出息！”

龙宇轩差点一口血喷出来，若非顾忌他的隐蔽身份，他就要下马去把这小王八蛋吊起来打。徐凤年瞧了一眼这对欢喜冤家，视线最终定格在小虫子那张稚嫩的脸庞上。以往浏览道教典籍曾见到类似“年逾百岁而貌如婴儿”的描写，以此描绘道门仙人的神异，三才相见结真婴，应了新剑神邓太阿所谓的返璞归真。察觉到世子殿下投来的晦暗眼神，小虫子拍拍屁股，摆出高人风范，习惯性去抚须，摸了两下，都摸空了，才想起破关而出的自己体态才是稚童，哪来的胡须可以装腔作势。他讪讪一笑，也不矫情隐瞒，大摇大

摆走到龙宇轩身边，爬回马背，与世子殿下齐头并进，说道：“贫道龙虎山赵宣素。”

徐凤年虽说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小色坯自报家门以后，还是心神一颤。当代道教祖庭四位天师，两位老天师赵希翼、赵希抃是希字辈，不光是在天师府赵家谱牒中高高在上，在天下道统里的位置也是名列前茅，德高望重。希字以后是丹，故而赵丹霞、赵丹坪兄弟是丹字辈，接下来是静字辈。龙虎山除去赵希翼、赵希抃，也还有一些闭关不出的希字辈老真人，只不过要么并非天师府嫡传，要么本事平平，远不如两位老天师出名。但比希字辈高了两个辈分的宣字辈，山外从未有人听说。古稀已是世间年迈岁数，徐凤年眼前这位，保守估计都活了两个古稀。世子殿下策马上了一处高坡，似乎打定主意要在这里等候老剑神李淳罡，自称宣字辈龙虎真人的小孩子皱眉道：“不走了？离得如此近，就不怕李淳罡再度败给王仙芝，到时候你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邓太阿在武帝城中杀人且赠剑，分明就用了心思。”

徐凤年眺望海面，默不作声。那只藏有十二枚飞剑的黄梨剑盒被他搁置在马车上，对于拎桃花的邓太阿，徐凤年哪里敢掉以轻心。邓太阿以言行怪诞著称于世，真真假假，要是这家伙挖了个坑，徐凤年总不能缺心眼得二话不说就跳下去，还把自己活埋了。当初靖安王赵衡送了一本王仙芝的刀谱，徐凤年同样没急着去练，还是需要等回到北凉给白狐儿脸鉴定以后，确认有利无害才下手。万一练着练着一开始日行千里，紧接着就筋脉爆裂，武功尽废，徐凤年找谁诉苦去？

东海海面一战，雷声大雨点更大，翻江倒海，剑幕漫漫。看得扎堆在海畔的武帝城众人瞠目结舌，不承想世间武夫还能如此打斗。几十名想近观的江湖人士被罡气与剑气搅烂得尸骨无存。

武帝城城主王仙芝白须白发，一袭黑袍，身形高大魁梧，赤脚负手而立于怒涛之上，任由一千九百剑层层蜂拥激射，在三丈以外折断，坠入海中。八百飞剑以后，才堪堪推近至两丈距离，又六百剑，终于抵达王仙芝一丈距离。充沛剑气与刚猛罡气交锋，闪电交织，哧哧作响，刺人耳膜。再五百剑，刺在黑袍白发的王仙芝身躯上，却寸寸碎裂，王仙芝毫发无损。观战者

本以为一千九百剑无功后，那羊皮裘老头儿就要黔驴技穷，不承想老家伙缓缓吐露“剑成”二字，坠海断剑悉数浮出水面，汇聚熔炉变成一柄举世无双的巨剑，横亘于两人中间。

剑成时，天幕破裂，璀璨金光缓缓洒下。

貌不惊人的老头儿朗声笑道：“李淳罡此剑开得天门，杀得你王仙芝否？”

李淳罡一剑开天门。

开门见山，此山是昆仑。

山坡上一行人俱是看得心神恍惚，这才是真正的陆地神仙啊。

当舒羞、杨青风，甚至连青鸟都不由自主仰望东海巅峰决战时，众人耳畔传来马匹惨叫声，以及拔刀铿锵声。回头一看，龙宇轩与小虫子所坐的骏马被拦腰“斩断”，正观战兴高采烈的龙宇轩坐在血泊中，一脸茫然，不知为何马匹会从腰部折断，如同一根筷子被人两指掐去。更奇怪的是龙虎山辈分吓人的小祖师爷站在两截骏马尸体中间，面沉如水，而拔刀杀人的世子殿下绣冬被磕回后，连春雷都一并拔出。

相貌与年纪、心智严重不符的赵宣素的浅淡笑意有些瘆人，开口问道：

“徐凤年，你怎知贫道要对你出手？”

徐凤年微笑道：“赵老天师，知晓你身份后，本世子就在想，老剑神李淳罡与新剑神邓太阿境界相差无几，为何李淳罡只觉得你来历古怪，却瞧不出你有神仙逍遥的境界？很简单，在武帝城内，你已经对本世子动了杀心，泄露了气机运转的蛛丝马迹，原本你想趁李淳罡不在场，让本世子暴毙于武帝城六名武奴身前，好嫁祸给王仙芝，只是你千算万算，没算到邓太阿同样隐匿气势入城，撞破了你的身份。若是仅限于此，本世子对于高人一向敬仰得很，也不会拔刀相向，赵老神仙下山，认了龙宇轩做爹，本世子就当作是世外高人不可以常理揣度，嫌龙虎山太闷，要下山游戏人间一趟。敢问赵老神仙，可是为了那枯萎的龙池九朵气运莲，彻底对本世子起了杀意，连耐心都没了？”

赵宣素平淡微笑道：“山外山上都说你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草包，贫道此行亲眼相见，委实有些替小世子打抱不平。”

徐凤年也不藏着掖着，眯眼道：“再者老神仙兴许不知道，到龙虎之

前，在那匡庐山，本世子曾与那赵黄巢打过交道，方才老神仙真情流露，在地上一番肺腑之言，别人不知轻重，本世子可是听得冷汗直流啊。”

赵宣素笑了笑，横臂伸手，一气化玄，将如临大敌的便宜老爹给吸纳到稚嫩掌心，砰一声，龙宇轩整个人如雪球炸开，尸体坠地，比那分尸马匹还不堪入目。这位很符合千年王八万年龟比喻的道士只是盯着世子殿下，瞧也不瞧那死不瞑目的龙宇轩，只是轻淡感慨了一句：“人生无常，福祸相依。”

徐凤年同样没有丝毫震惊，更没有转过头看那名才成北凉客卿便暴毙他乡的采花贼，他连嘴角渗出的血丝都不去擦拭，俯视着那名龙虎山老祖宗，好奇问道：“本世子只侥幸猜到老神仙要出手，但至于为何要痛下杀手，还是有些不解，望老神仙解惑一二。”

赵宣素伸出双手，往下一按，舒羞和杨青风两位连人带马仿佛一瞬间都给万钧重压给压到地面，两马压成肉泥，两名北凉扈从苦苦支撑，七窍流血，对上这位龙虎山祖师爷，竟是毫无还手之力。

道人瞥了一眼东海海面，轻笑道：“世子要拖延时间，无妨，贫道何尝不在等天门洞开时？李淳罡啊李淳罡，不愧是吕祖以后五百年剑道第一人。”

濒死的舒羞口吐鲜血，趴在地面上，挣扎道：“殿下救我！”

徐凤年置若罔闻，笑道：“怎的，老神仙身怀如此玄妙神通，还怕那虚无缥缈的气运缠身，飞升不得？”

道人叹息一声，“如何不怕，事已至此，便与你说明白了，贫道赵宣素与羽化登仙不过一线之隔，甲子以前是如此，可惜甲子以后仍是如此，就如贫道方才击毙龙宇轩，逃不过福祸相依四字，贫道所在天师府赵家，与那天子赵氏同姓，五百年因果纠缠，就好似那玄武图腾龟缠蛇，两者气数早已混淆。古人言清官难断家务事，便是贫道略懂气运渊源，也梳理不清楚，清理不干净。入武帝城时，偶遇邓太阿，贫道其实已淡了杀心，当你气数粗壮，命不该绝，贫道也乐得当一只缩头乌龟，躲在龙虎山那一亩三分地。可惜行至此地，李淳罡竟然剑开天门，贫道便是杀你，也可趁机飞升，你瞧，那便是天门。贫道曾与赵黄巢打赌，谁先飞升，谁便输去一印，贫道一旦今日飞升，气数报应，他老王八若敢收印，可就要去寻那赵

黄巢了。至于你，徐凤年，死于王仙芝眼皮底下，赵氏朝廷借徐骁的屠刀刮去武帝城这块烂肉，恶人自有恶人磨，也算是贫道对百年老友赵黄巢的一点补偿。”

徐凤年啧啧称赞道：“老神仙打得一手好算盘。”

赵宣素哈哈大笑道：“贫道活了一大把年纪，道平平，脸皮却厚。”

他接着笑道：“奉劝你别奢望那边两位陆地神仙察觉此处异样，贫道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一根刹那枪弯曲如弧月，当空扫下。

赵宣素身形不动，任由刹那枪砸中那具稚嫩身躯，但下一幕竟是青鸟吐血倒飞出去。

道人惋惜道：“女娃娃可惜了这副根骨。”

继而望向世子殿下，似乎有些嘲讽，“你还沉得住气？”

青鸟摇晃着站起身，刹那枪不曾脱手。

徐凤年瞥眼见到舒羞、杨青风都支撑得艰辛，摆手阻拦下试图与道人拼死的青鸟，问道：“这里的人都得死？”

赵宣素点了点头。

徐凤年呵呵笑道：“那让我先来？”

赵宣素没有任何废话，瞬间缩地成寸，掠至徐凤年身前，不给他拔刀格挡的机会，出招便是杀手。

“呵呵。”

赵宣素才要触及世子殿下，有手刀诡异一刺而至。

便是境界高如赵宣素，也被这神出鬼没的一招给击退，他低头一看，脖子上留下一道猩红血槽。

抬头看去，是一个笑容古板的姑娘。

赵宣素皱了皱眉头，看见远处剑开天门，撑开海天一线，分明已经到了最佳时机。他扭了扭脖子，身躯喀嚓作响，连绵不断，发出如一大串黄豆爆炸的诡谲声音。

赵宣素冷笑道：“不错不错，世子殿下有些道行，竟然迫使贫道唤出真身。”

道人骨骼血肉如老树逢春，开始生长。

徐凤年平淡道：“真人不露相，原来是这么个说法。你这高人，可当真是不高，不说老剑神李淳罡，便是新剑神邓太阿，都差远了。”

赵宣素怒极，仰天大笑。

“侄子，这马屁拍得一般。”

一道特有的醇厚嗓音悠悠由山坡底下传来。

“赠剑在先，还了一半恩情，杀人在后，还了另外一半，救了你两次，今日起，邓太阿与你娘亲吴素再不相欠。”

“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哪里是不高的高人，分明一辈子都活到狗身上去了，邓太阿杀狗来了。”

“既然李老前辈剑成于东海，珠玉在前，邓太阿也不好貽笑大方。”

“剑起！”

赵宣素第一次流露出惊慌神色，愤怒道：“邓太阿，你如何知道此地变故？！”

“邓太阿养剑，世上如何知道臻于巅峰。”

站在十丈外的邓太阿摊开手，微笑道：“蛾眉，朱雀，黄桐。”

“蚍蜉，金缕。”

“太阿。”

六柄小剑破盒而出。

分别钉在赵宣素天灵盖，两侧太阳穴，三丹田。

“道教言大真人证得不可朽，可叫大地平沉山河粉碎，要不你让邓某开开眼界？”

肉体崩溃，赵宣素竟然强硬使出元神出窍！

如一道青虹掠向天门。

邓太阿向前踏出一步，依旧不急不缓温言笑道：“想要登仙？也要问过邓太阿的剑才行。”

“回来！”

六柄飞剑分明只是钉在赵宣素肉体上，却在道人的出窍元神映射出六剑轮廓，金光绽放。

竟是将那元神硬生生拽回了肉体。

徐凤年二话不说，一刀将其劈成两半，狞笑道：“老子让你登仙！”

见到龙虎山老祖宗那具返璞归真如稚童的身躯被徐凤年一刀砍成两半后，趴在地上的舒羞眼中闪过一抹快意的狰狞。往年她在北凉王府寄人篱下，做了许多肮脏的人命买卖，也曾有数次命悬一线的险况，可都不曾像今天这般徒劳，面对那个一路行来武帝城始终以儿童面目示人的赵宣素，竟是连半寸衣袖都摸不着，就给抬手下压的磅礴气机压得喘不过气，七窍流血。此时见到世子殿下在邓太阿剑仙神通辅佐下，一刀功成，只觉得通体舒泰，恨不得当场便以身相许了这位年轻世子。她心知肚明，若非徐凤年出声，再有几个瞬息时间，她与杨青风就要体内气机与身体血肉一同炸开，尸骨无存。舒羞做不到阵亡于芦苇荡中的吕钱塘那般豁达，狗屁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她才逃离北凉那架阴冷牢笼，甚至有望去代替裴南苇成为靖安王府的伪王妃，如何甘心死在这里？她默念心法，顺了顺气息，却觉遍身痛彻，舒羞一张漂亮妩媚的脸蛋难免显得十分扭曲。

只是一波才平一波又起，不等舒羞腹诽那赵宣素死相难看，就听到桃花剑神的六柄飞剑嗡嗡作蜂鸣，看到的竟是登仙人天门不成的出窍元神没了肉体依附后，依旧凝聚不散，反而好似没了禁锢，飘悬在空中，一身广博飘逸的黄紫道袍，所谓天人气派，仙风道骨，不过如此了。

舒羞痴痴抬头，望着那仿佛逍遥于天地的无根元神，一股惧意铺天盖地涌来。舒羞艰难扭头，望向遥遥站立的邓太阿，分成两批出匣的十二柄飞剑，已经悉数水落石出，玄甲、青梅、竹马、朝露、春水、桃花，蛾眉、朱雀、黄桐、蚩蚩、金缕、太阿，显然在舒羞看来，能与龙虎山大真人赵宣素一战的，不是过于年轻的世子殿下，只能是这位久负盛名的桃花新剑神。舒羞缓过气后，立即挣扎着起身，顾不得仪态，撅起翘臀，弯腰踉跄后撤；杨青风倒是不畏死，在原地盘膝而坐，安静调息。

徐凤年握刀缓缓退后，眯眼望着类似匡庐山巅那中年道人的赵宣素，讥笑道：“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牛鼻子老道一个比一个贪生。”

望天门而不得入的赵宣素回首看向那片金光洒落的海面，眼神复杂。六柄短剑仍是插在六大窍穴上，宛若附骨之疽。飞剑入元神，烧灼出一阵嗤嗤声响，好似热水浇冰雪，可是赵宣素却仿佛浑然不觉。邓太阿随身携带的飞剑，自然不是寻常兵器，否则也无法伤害出窍神游的真人元婴。剑虽小，剑

中蕴含的豪气却是深不见底。世人皆以为斩妖除魔是道门故弄玄虚的伎俩，其实不然，故而江湖武夫臻于化境，拿天人开刀试剑，却也是法理之中。邓太阿永远是一副散淡温和的模样，丝毫没有正与一名陆地神仙对峙的觉悟，笑问道：“邓太阿从未去过龙虎山，不知这六剑的见面礼对赵老天师来说，是轻了还是重了，甚是惶恐不安啊。”

虽然身处险境，徐凤年还是有点忍俊不禁，这邓太阿的确不愧是个怪人妙人，先是骂赵宣素是一条老狗，这会儿又装模作样寒暄客套，可言语里分明没有半点敬意，实在是打脸损人至极。徐凤年继而感慨万千，若邓太阿没这份御剑玄通，如何能有眼下的处变不惊？舒羞、杨青风之流，不是连一个字都没说出口就被赵宣素给镇压了？更别提那命途多舛的龙字轩，才做了几天便宜老爹，就被翻脸不认人的便宜儿子一招给化作齑粉。这龙虎山确实与武当山大大不同，老掌教王重楼，可没半点道门执牛耳者的架子，几次见面，那份慈祥可亲，并非仅仅因为自己是北凉世子。偌大一座道教祖庭，也就赵希真算是个好人，难怪这位邋遢老道会郁郁不得志，而是赵丹坪这类青词宰相窃居高位，如日中天。想到这里，徐凤年瞥了眼拦在身前的刺客，呵呵一笑的小姑娘，为了那千两黄金，这名来历神秘的少女当真是钻铜钱眼里就不肯出来了？连命都不管不顾了？先是天下第十一王明寅，再是大真人赵宣素，她的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到底是杀人还是救人？贾姑娘？姓都与甲谐音，徐凤年曾密信一封传递给徐骁，询问她是否是安插在自己身边的死士，这般涉及徐凤年生死安危的大事，徐骁亲自写信讲明此女绝非那王府头号死士，如此一来，徐凤年就更摸不着头脑，这姑娘小脑袋里都装的啥啊？若说她纯粹只是一个小财迷，谁信？

至于一刀没能让赵宣素神魂皆散，徐凤年心中失望肯定有，但称不上有多惊奇震惊。天入手段，本就玄奇叵测，东海水面上那两位，搬山倒海开天门，各显神通，是何等惊心动魄！赵宣素虽说以武力论杀人，肯定逊色于王仙芝与李淳罡，但若说被世子殿下刀就解决掉，那也太掉价了，好歹是在龙虎山上修行了常人几辈子的臭老道。

赵宣素不出门便可知江湖，不下山便可知天下，他不沾尘世烟火气地轻轻拂袖，便将命名蛾眉、朱雀的两柄飞剑拂出两大穹穴。飞剑并未断折，被逼以后，环绕老道人四周飞旋，赵宣素视而不见，轻声笑道：“早前在山

上听闻邓太阿剑术超出当世同辈剑客两个境界，直追吕祖法剑，今日有幸亲身领教，不枉此生。只是来而不往非礼，贫道也有微末雕虫小技，想与邓剑神切磋一二。”

邓太阿问道：“老天师既然这一世登仙无望，肉身也被兵解，何不顺水推舟，趁着元神尚且聚敛，找一户好人家投胎去？”

说话间，赵宣素再挥袖，又将剑身呈现金黄色的金缕一剑逼出窍外，抚须洒然道：“老道年幼立誓不证大道去天庭觅一席之地，死便死了，不屑那道门九种尸解。”

邓太阿也有闲情逸致，并未跟市井百姓那般痛打落水狗，而是平静问道：“道门讖纬，号称可以预决吉凶，料知上下五百年风雨，算天算地算不得自己性命吗？”

徐凤年眼睁睁看着老道士第三次卷袖起风云，将两柄飞剑拍到空中，仅剩最后一柄太阿小剑，赵宣素摇头，沉声道：“天道如一驾马车，奔驰如急雷，有飞蛾在内悠闲盘旋，试问这飞蛾为何不会撞上车壁？”

邓太阿一脸感慨万千说道：“身在天地间，如何得逍遥。一步踏不出昆仑，一世活不过百年。”

徐凤年听得莫名其妙，更没有醍醐灌顶的感触，只知道这两位高人都在蓄势待发，准确来说是邓太阿胸有成竹，自信到了自负的地步，任由赵宣素脱离六剑禁锢。那边马车内，姐弟俩中慕容桐皇掀起帘子观战，慕容梧竹胆子小，不敢张望，缩在角落瑟瑟发抖。邓太阿等到与他同名的小剑弹至空中，轻声道：“天道如何，邓某不去深思，可自从练剑以来，却从不怀疑手中剑。”

众人只看到杀人术举世无双的邓太阿笑咪咪伸指一曲，继而一弹。

十二柄小剑在他身前列出一条直线，似乎要在天地间画下一条鸿沟。

天地变色，声势几乎不输东海水面。

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

这才是指玄精髓所在。

故而王仙芝曾言世间金刚境，唯有白衣僧人李当心一人得其精髓，天象气魄被曹长卿分去八斗，而指玄一境，由邓太阿夺魁。

一品四境界，境界有高低，但并不意味着代表武学成就高低，尤其是

那些占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三教圣人，哪怕入了陆地神仙境界，生死之战，也未必是三教以外散仙的对手。再者三教中素来重天道轻武道，连吕祖飞剑千里取头颅的神通都被视作奇巧末技，与大道不合，三教圣人不尚武，可见一斑。

邓太阿微笑道：“剑阵取名兵解，本是邓某为王仙芝准备，世事难料，却用在了你的头上，可惜了。”

赵宣素眯眼道：“好一座开天辟地的雷池。贫道斗胆跨越，倒要看看邓剑神能否兵解得了贫道！”

龙虎山老祖果真一踏而过。

剑阵如长虹。

出窍元神顿时被搅碎得无影无踪。

一个瞬息，邓太阿怒道：“赵老狗安敢如此投机取巧！”

邓太阿来到世子殿下身后，拎住后领就要将徐凤年往后丢出去，但饶是新剑神已经足够警觉迅捷，仍是抵挡不住一条紫气洪流倾泻到徐凤年身前，依稀可闻赵宣素兵解前夕的遗言：“既然斩不断气数，贫道便取个巧，偷一次天机，将龙虎山劫数转嫁在你小子身上！”

紫气东来。

元神虽被剑阵搅烂七八，但仍有二三成紫气涌入徐凤年体内。

邓太阿头一次露出如此恼羞成怒的面容，天地寂静，他大喝道：“赵宣素，邓某要你天师府断子绝孙！”

三清紫气浩荡，萦绕徐凤年全身。

大劫临头。

邓太阿懊恼到了极点，他熟谙道教许多偏门手段，这赵宣素分明是存心要以一己性命做代价让徐凤年身死运消。邓太阿虽说自视杀人罕逢敌手，但这世间就数因果气运一事最捉摸不定。他与徐凤年的因缘极浅，其实在王妃吴素逝世以后，不过剩下当年习剑少年的一个口头承诺而已，在东海武帝城内外两次出剑，便已偿还干净。这紫气刹那间便与徐凤年融洽十之八九，邓太阿再神通广大，总不能连气机都斩断，哪怕退一步，他愿意承受这份劫数，却是有心无力，汲取不了那道气数。这也是邓太阿最恼恨赵宣素的地方，身为道门真人，竟是如此下作歹毒！

呵呵姑娘转身怔怔望着眉心那一枚红枣由紫转黑的徐凤年，笑了笑，却不是幸灾乐祸，反而有些凄婉。这份陌生情愫，恐怕连黄三甲见到都要震惊。

她踮起脚尖，伸手去抚摸世子殿下发黑的印堂。

饶是邓太阿都一愣，终于还是没有阻拦。

北凉寒苦。

那一年冬雪，有一个小女孩跪在路旁，卖身葬母。她出身市井底层，她爹嗜赌成性，原本还算温饱殷实的小门小户，几年下来便输得倾家荡产。女儿呱呱坠地后，她爹与小家碧玉的娘子发誓不再赌博，甚至自己剁去一根手指，却仍是拗不过赌瘾。自那个孩子记事起，每日所见便是她爹威胁要将她卖掉，来要挟她娘亲去做私娼野妓，酗酒肆意打骂娘儿俩，便是他最大的出息。当她在困苦日子里越发长大，娘亲容颜逐渐凋零，挣钱愈少，女孩总无法忘记那些粗鄙男子提着裤腰带从漏风茅屋里走出，丢给她爹十几颗铜板时，那个男人弯着腰接钱的谄媚笑脸。后来娘亲在知道男人铁了心要将女儿贩卖后，病入膏肓的她换上了箱底最后一身素洁衣裳，以挖野菜为由支开女儿，煮了一锅放入砒霜的米粥。等到女孩回到家时，那个自她懂事后便没喊过爹的男人已经尸体冰冷。一小锅粥，才六碗的分量，他只管自己吃饱，一口气喝了五碗，自然死得快，而那位才喝了一碗粥的女子，临死前抱着女儿，流血也流泪，说不出话来。十指冻疮绽裂出血的小女孩清洗娘亲的脸庞后，将她放入草席，不看一眼那男子，来到凉州城内，跪在卷席一旁。这场景，在北凉的冬日，人们早见怪不怪，所以不需要用木炭写下什么，也不需要她吆喝哭诉什么，可是谁愿意为了一个衣衫单薄的肮脏小女孩，去摊上这种需要耗费不少碎银的晦气事情？

道路上是鲜衣怒马，貂裘尤物。

没有谁会多看一眼兴许熬不过这个冬天酷寒的小女孩。

几个在她家掏过钱进出过茅屋的泼皮汉子经过，一脚踢开了草席，露出小女孩她娘的尸体，她立刻趴在娘亲身上。他们说她娘亲是个脏女人，随便抛尸野外就是了。她哭着说她娘一点都不脏，他们便去踩踏尸体，小女孩一口咬住其中一个无赖的腿，结果被扯住头发提起，一拳砸在她肚子上，问她